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吹满风的山谷 /衣向东著. — 北京 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,
2003.5

(签约北京丛书)

ISBN 7-5302-0682-6

I. 吹... II. 衣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683 号

吹满风的山谷

CHUIMANFENG DE SHANGU

衣向东 著

※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 100011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※

850×1168 32 开本 9.625 印张 21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2-0682-6

I·668 定价 17.00 元

“签约北京”丛书

编委会：梁 倩 王文光 孙 瑛 陈世崇

李 青 王升山 隋丽君

策 划：北京作家协会图书工作室

创 意：李 青 王升山

总 序：林斤澜

作者简介

衣向东，1964 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，1982 年 12 月入伍，1991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

已出版小说集《我是一个兵》《老营盘》，长篇小说《一路兵歌》。作品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、第四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、第六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，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（电视剧）等。

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目 录

contents

洪水时期的爱情	/1
小镇邮递员	/12
来吧，嫂子	/24
乡音	/34
鸟音	/40
走过的地方	/45
列兵的回忆	/75
诺言	/90
戈壁滩能生长什么	/104
吹满风的山谷	/117
初三初四看月亮	/170
军婚无戏言	/204
我们的战友遍天下	/235
 情感的倾诉（代后记）	/287
文学履历	/290
一江春水向东流 朱向前	/293

洪水时期的爱情

排长李岩有爱情了。

这是李岩自己说出来的，听李岩的口气，虽然他拥有的爱情从萌发到现在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但是随时都可以进入成熟期，或者春天或者冬季，只要他乐意，镰刀一挥就收割回家了。中队的几个干部兴高采烈，仿佛是自己有了爱情似的。李岩是个老排长，已经二十七岁了，过去总是说自己找不到爱情，让中队的干部也跟着火烧火燎地焦急。

我们都知道当兵的现在遇到了爱情危机，女孩子的目光在兵们身上逗留的时间太短了，有时竟直接从他们的头顶上跳跃过去。按说当兵的长得不是歪瓜裂枣，从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男人的阳刚之气，对女孩子还是有些诱惑的，但是当下的女孩子有个毛病，喜欢摸男人的口袋，而兵们的口袋经不起摸摸呀，里面除去一堆口令，还有什么呢？李岩就是这样，被女孩子摸了几次口袋后，感觉力不从心了，每逢别人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他就一脸悲壮地摇摇头，说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

不过现在好了，现在李岩有爱情了。和李岩发生爱情的杨子在部队驻地的街道办事处团委工作，人长得耐看，且能歌善舞，尤其嗓音很有磁性。街道办事处每次和中队搞联欢晚会，总要把

小镇邮递员

玲从邮电学校毕业后，被分到五马镇当邮递员，她很无奈地对男朋友苦笑了一下，就去报到了。五马镇在距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山旮旯里，那里的山路像鸡肠子一样从山顶耷拉到山根，又从山根挂上山尖尖。五马镇的村落就疙疙瘩瘩地拴在鸡肠子小路上，把细窄的路坠得愈加精瘦。本来玲是希望分到县城的，她的男朋友在县城财政局工作，为此她和男朋友都跑上跑下地活动了一番，却没活动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去就去吧。玲属于那种能看得开的人，已经是这样的结局了，牢骚和气闷有什么用呢？只是男朋友粗粗细细长长短短的叹息，让她听了心中生出几分空落感。

玲报到的第二天上午，就骑着自行车去散落在山谷里的村子送报纸信件。说是骑车，其实是推着车子走的，自行车上驮了一摞沉重的报纸。这些报纸信件是昨晚被分到五马镇邮电所的，邮递员要赶在午饭前把它们分送下去。报纸信件都送到村长家里，然后由村长或是村长的老婆在大喇叭里喊张三李四去取信件。因为玲不熟悉山路和山路上拴着的那些村子，所以她走得很慌张，走出了满头的汗水。每到一个村长家，玲都要被惊异的目光审视一遍，然后回答是新分来的吧等等之类的问话，回答完后又慌着

来吧，嫂子

大雪在深夜悄然落下，很快就将山腰的兵营实实在在地覆盖了。这时候，兵们睡得正酣，整个黑山哨所只有哨兵睁大眼睛瞅着黑黢黢的天空，在雪地上焦虑地走动，嘴里时不时骂一句“狗日的雪”。

“狗日的雪”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潇潇洒洒地飘着。哨兵就沉不住气了，几次走到连长的窗前，想把这个突然而来的情况报告给连长。但是，他知道连长醒来之后，就甭想再睡了——这场雪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呀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落雪的天气至少应该在两个月之后，今年却提前到七月末了，有点儿跟谁过不去似的。

如果不是嫂子要来队的话，这场雪再提前两个月都无所谓，反正黑山哨所的兵们也无处可去，对于他们来说下雪和下雨的天气没什么两样。但是，整个哨所的兵们谁都知道嫂子要来了，他们为此已经准备了半个多月。嫂子还是第一次来哨所，过去因为孩子小，丢在家里不放心，后来又因为与连长闹得别别扭扭的，压根儿不想来了。再说这地方也实在太难走，嫂子从老家来一次，往返的路途就半个月，占去假期的一半。现在的企业也不似从前了，对军属没有什么特殊关照，所以嫂子接到连长的邀请

乡 音

他手里的收音机仍旧发出吱吱啦啦的声音，大山阻隔了电波信号，一个台也收不到。新兵张直终于明白了，但是明白了有什么用呢？他抬眼望了望苍苍莽莽、烟雾空濛的大娄山，感觉自己就像被丢进大娄山的一粒绿豆，心里立即生出一丝空落和寂寞感。

其实新兵连结束的时候，班长得知张直被分到凉风垭哨所，就说，张直，把你的收音机留给我吧，凉风垭的兵从来不用收音机。张直没舍得给班长，班长就笑了，笑得张直莫名其妙。班长笑的时候，几个老兵还围着张直瞅来瞅去，似乎被分到凉风垭的兵，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，看得张直很不舒服。现在想起老兵们的目光，张直满心的委屈，怎么偏偏把我分到凉风垭呢！

他把收音机举起来，想摔个粉碎，但是手颤抖了一下，叹息着瞅了瞅收音机，还是把它放在床头，作为一种摆设了。

凉风垭哨所只有二十个兵，看守着一条十里长的铁路隧道。隧道是川黔铁路的交通要道，二十个兵分两个班，严守着隧道的南口和北口。张直在北口，十个兵住着两间小平房，平房距火车道只有十五步，大约十分分钟左右，就有一列火车通过隧道。火车

鸟 音

一阵风从远处赶来，戈壁滩上飞沙走石。

刚才碧蓝的天空转眼间昏黄一片，无遮无拦的戈壁滩全交给了风沙，任其骄横跋扈，肆意蹂躏。在戈壁滩上，这种沙暴是常有的，新兵张宏英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，只要一看那风的派头和天地间腾起的昏黄色，就立即收起了自己雄赳赳走路的架势，摘下肩上的枪，迅速卧倒在一簇红柳下，闭上了眼睛，给沙暴让出一条去路。

“今天又不会有鸟了。”他听到风沙踩着他的脊背呜呜地走过，心里空荡荡的。

一切复于平静，张宏英爬起来，抖动了身上的沙石，对着枪口噗噗地吹两下，然后举枪对准风沙在戈壁滩上留下的足迹，由近而远地瞄一瞄，再瞄一瞄。

风沙走过的天空，又碧蓝如洗，哪儿还会有鸟的踪迹？张宏英肩起枪，重新沿着那池废水巡逻。

张宏英执勤的任务是打鸟。新兵连结束后，他被分到戈壁滩上的一个实验基地的警卫中队。中队长发给他一枝枪，命令他看守眼前的废水池。这里每年的降水量是40毫米，而蒸发量却是

走过的地方

一个人从学会走路的时候起，两只脚就开始不停地捌腾着走，走过的许多地方会随即忘掉了——谁会记得那么多呢？当然，有些地方可能一生都不会忘。不会忘记的地方，也未必是风景秀丽的旅游地，有一些很偏远很不值得一提的地方，当时并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多少痕迹，却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反复筛淘，再经透进心灵的阳光一层层过滤，渐渐地凸显出清晰的影像。

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就可以从记忆中，随手拈出三四个这样的地方。

克拉克勤

克拉克勤在新疆南部大漠的深处，位于喀什和阿克苏之间，距离最近的县城一百二十公里。这里有一个监狱，有一个武警中队，还有一些胡杨、红柳和骆驼草之类的东西。

一些喜庆的日子里，这里必定要点燃一堆篝火的。大漠上的篝火在漠风的拥裹下，总是发出猎猎的燃烧声，一簇簇火苗跳跃着纠结成一个巨大的火团，向着大漠苍穹生长，显示出蓬勃茁壮的生命力，给人以气力与胆识。篝火之外的大漠，光线也就相对

列兵的回忆

去年的春上，我还是名新兵。

刚从新兵连分到中队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唇边长出毛茸茸的东西，心中便有一份异样的愉快。我站在操场上，让目光越过兵营的围墙，落在墙外那排树梢上。柳树已绽开嫩绿的叶子，温暖的风从脸颊和指缝间滑过，留下对春天的记忆。

我就让目光长久地栖息在嫩绿的柳叶上，一面用拇指拂动唇边疏黄的毛发。这时候，我听到背后一声叫，立即不假思索地答“到”。作为列兵，我使用的最频繁的语言，就是“到”和“是”。

叫我的班长，他说你立即卷起铺盖去中队部报到，你已经调到中队部当通信员了。班长用他素有的严肃表情，向我介绍了通信员的职责及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通信员，我不停地答着“是”，心里的那份喜悦已从眼角流到嘴角。于是，严肃的班长也笑了，说道：

“你个臭小子，长得就是惹人爱。”

从我发现自己唇边不再是不毛之地的那天之后，中队部的楼道和宿舍内，便不停地响起我答“到”和“是”的声音，以及我急促的脚步声。

诺言

王晓在新兵连受训不到一个月，就想逃跑，他已经探好了逃跑的路线。新兵训练基地四周是高达三米的围墙，大门口日夜有哨兵把守。围墙之外，是大片的庄稼地，农民早已把庄稼搬回了家园，裸露的土地上丢下一株两株的玉米秸子立在寒风里，显出孤凄的景象。新兵们被卡车送进围墙之后，就弄不清东西南北，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明天的憧憬，都被困锁在高高的围墙之内。

但是王晓竟找到了突破口。你别看他瘦了巴几的，脑子却挺聪明。考大学落榜后，父亲说你当兵去吧，听说部队的军校容易考。王晓梗了梗脖子说：“你只听说军校好考，没听说新兵连能扒人一层皮？”

后来王晓还是当了兵，因为他很快厌烦了在家待业的生活。父亲看着他在眼前晃来晃去总觉得不顺眼，说他游手好闲说他不思上进，不停地指派他干这干那的。王晓心里对父亲说你看我不顺眼我还看你不顺眼呢，于是一赌气就当了兵。

虽然他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，但是没想到光靠吃苦是不行的。每次训练他都很卖力，但不知为什么总是紧张，动作跟不上节拍，教练班长就凶着眼瞪他，然后让他出列，在一个班的新兵

戈壁滩能生长什么

谁都知道这片戈壁滩上只生长红柳，但一代代兵们却都跟它较劲，非要让它生长点儿别的东西不可，最初是让它生长槐树和白杨，后来还想让它生长菠菜和韭菜。

兵们把这个信念一代代传下去，传到今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今年分来的新兵刚进兵营，站在卡车上看了一眼茫茫的戈壁，竟怀疑能不能生存下去。新兵们打量戈壁的时候，正好有漠风从西北方向赶来，飞沙走石。从远处看，漠风铺天盖地，弄得空旷的野地混沌一片；到了近处，漠风突然分散成一股一撮的，并且站立起来，旋转着朝兵们包围上来。新兵们就被这个阵势唬住了，张着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营房，担心两排低矮的泥土房子马上将被漠风刮走。这时候，从山东省城入伍的新兵张继，高声高气地说了一句话，说得卡车上的新兵谁也不下车了。张继说：“这是人待的地方？”

张继这句话差点儿把周围的老兵气歪了嘴，老兵们正热情很高地围着卡车喊一些“欢迎新战友”之类的口号，并伸出了一片七长八短的手，要把新兵从车上接下来，但是新兵们听了张继的话后，一个个缩着身子朝后退。这时候，一个老兵就想“擒贼先擒王”，要把张继先接下车。张继不仅不下，嘴里还不停地

吹满风的山谷

1

大西北的风总是这样粗粗拉拉的，没有一点儿温柔，尤其是三月的风，野了吧唧。我不知道大西北的人是怎么一年又一年在这种鬼风里生活过来的。自然，我是南方人，从江苏常州入伍的。南方的风是什么样子，你们看看我的脸就知道了，被柔和的风抚摸得白嫩的脸就是个活广告。其实南方不只是风比大西北乖巧而细软，别的也自有优势。南方的山眉清目秀，植被浓郁苍翠，大西北的山却袒胸露背，或灰暗或紫红。南方的河水丁东清丽，温文尔雅，细语缠绵，大西北的河水却总那么放荡不羁，激流澎湃。

但是，我在大西北结束了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后，这张南方脸就没了模样，怎么看都像马路边蹲着的大西北男人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骂野蛮的风真他妈不讲道理。没想到骂完了，却又被分配到人称“野风谷”的深山军用物资库1号执勤点。虽然我没去过野风谷，但是在新兵连几次听班长讲那里的故事，讲得我们几个新兵私下里开玩笑的时候都说：“你不老实，把你发配野风谷。”

初三初四看月亮

—

春节快到时，香梅终于随军来到了北京。

香梅到北京住在兵营家属院内。说是家属院，其实只有两排简易的小平房，是供刚随军的家属临时落脚的。每位随军干部一间半——一间是卧室，另半间是厨房。兵们称住在这些平房里的干部家属是“候补委员”，她们排队等待着，一旦有楼房腾出来，就按照随军的先后和干部在部队的职务依次“补入”。香梅在老家那么宽敞的房子里铺张惯了，突然拘束在十几平方米的狭窄空间内，很不习惯，觉得连两只脚都没地方搁，说这不像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，还不如老家堆放杂物的棚子宽敞结实。她丈夫朱文是个军事干部，不擅言辞，只会微笑着安慰她说，部队已经在东三环外买了地皮盖家属楼，明年就可以搬进去。香梅想，也就一年的时间，三晃两晃就熬过去了，熬吧，好多事儿不是都熬过来了嘛。

挨近香梅房子西边的住户，也是刚随军来的，是军需股彭股长的家属，叫韩涵，一个长得苗条而灵动的女人，出生在陕西省

军婚无戏言

1

连长江风的未婚妻江海燕在部队招待所住了一个月了，她说这次自己还入不了洞房的话，就不活着回去。山东人男男女女都这个倔劲，那方水土养育的，没法子治。她一年到部队两次，已经坚持八年了。她说，八年抗战把日本鬼子都打跑了，我就不信八年折腾不好你江风。山东人的倔脾气让部队的首长都犯怵，这次江风的政委在江海燕面前拍着桌子，说如果这次江风不和你入洞房，我就让他卷起铺盖回老家。但是政委拍桌子用力太大，把一杯刚沏好的茶震翻了。

政委记不清与江风谈几次话了，但是政委记得每次谈话的内容归纳起来，也就是这么三两句：

“江风，我再给你几天的考虑时间。”

“不用了政委，我已经考虑八年了。”

“你真的不后悔？你知道包青天为何刀铡陈世美吧？”

“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大不了转业回去。”

“好，那么你就等着转业吧。”

我们的战友遍天下

—

这时节的乡下，到处披红挂绿，涂金抹银。人在田边地头走，随便伸手一抓一掬，就是满把的果实。被果实的香气熏染了的暖风，吹拂到邻近城市的一个个窗户外，那些整日在楼群里忙碌的男女，也便知道自己走进又一个秋天了。

对于营长何长贵来说，这个秋天的色调过于灰暗，秋天里的果实似乎离他很远，如果按照他的心情，这个秋天最好别来。当然，他何长贵不能阻止季节的变换，也就只好低头走在秋天的人行便道上，脚下踩着一些绵软的落叶，任乱糟糟的心绪无边无际地继续生长。其实，何长贵不是那种容易被季节伤感了的人，更不会吟诵“桃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”的诗句，但是他现在就是觉得秋天太凄楚了。

如果你是何长贵，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一个营长转业后被安排到运输公司开卡车，的确有点让人丧气。虽然他最初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会安排得太好，但也没有想到差到这个份上。大概负责翻阅转业干部档案的人，发现他刚当兵的时候开过两年卡